

## 似水流年忆故人

许多年以后，我总会在无意间想起同坐一艘轮船、在沈荡一座水边的小楼里与我坦诚交流文学的费坚亮，以及那本《海盐文艺》。

■蔡东升

时间的碎片在不经意间总是从眼前闪过。我们好似生活在迷宫之中，找不到真正的出处。在这迷宫之间，我们遇到过许多看似无关紧要，却又有着彼此关联的人，甲乙丙丁，许多人已无从打捞，有些人却会从记忆深处突然蹦出来。

认识费坚亮源自文学爱好，源自一本地方杂志《海盐文艺》。这本杂志曾关心帮助过海盐许多写作者，余华曾在《海盐文艺》发过作品，后来又担任过这本杂志的编辑。许多年以后，一些学者为了寻找作家足迹，寻访过1981年至1984年期间出版的《海盐文艺》，认真仔细地研究它，主要是为了了解当时海盐的文学环境以及余华早期的小说。想起费坚亮，是因为他是海盐县较早的文学牵头人。几年前，突然听说他走了，当时我怀疑听错了，但事实不容置疑，据说他走时还不到退休年龄。病来如山倒，一个生命倏忽而逝。

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，我从海盐坐轮船回沈荡，船到轮船码头，乘客摩肩接踵地走出检票口，我在大街上突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。他怎么也在沈荡？而且正朝着西边的方向踽踽

而行。由于他有腿疾，所以行走时有些缓慢，我从后面赶上去了声：“黄老师！”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半晌才说：“呀，怎么这样巧？”我问：“来沈荡办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来找你的。”这时该我惊讶了：“找我，有事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寄给我们文化馆的小说，我们读了，你就是跟你谈谈小说创作的。”

我想起来了，曾给海盐县文化馆寄过几篇小说，最近寄过去的小说叫《古屋遗书》。坚亮和我边走边聊，他居然跟我坐的是同一班客轮，只是我一向喜欢坐在轮船有遮阳篷的顶板上，河岸两边通透的风景常让我目不暇接，而他由于腿不方便，只能坐在有着一排排座位的船舱里。我俩一直聊到我的住处，我外婆的临河小楼。我们走上楼梯，来到我的房间里。书桌上摊着司马迁的《红与黑》，坚亮看着书说：“好啊，《红与黑》是世界名著。”我给坚亮泡了茶，之后就聊了起来。

坚亮说：“你的文学创作开始露出可喜的东西了，首先框架搭得很好，细节也开始丰满起来，只要在理念、技巧上有所提升和把握，就可以写出好的小说来。”我云里雾里地听着，心里还是因得到鼓励而高兴。坚亮接着说：“海盐写得好的作者也有，比如余华，大家也常聊起在沈荡的你，文学创作是需要交流的，我们都觉得沈荡的文学氛围比海盐弱，这对你很不利。”虽然我没能去县城工作，但我和朋友们有书信往来，去海盐时也总会抽空去位于天宁寺西侧的文化馆坐坐，坚亮等朋友总会很热情地接待我，然后聊近况。

当时海盐的文学创作队伍中，写诗歌的多于写小说的，“物以稀为贵”，所以只要有人写小说，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。我曾因去海盐县文化馆与余华相遇而有过这样的描述：“一条狭窄的拐着弯的楼道，拐弯复拐弯，神似小说构筑的拐弯抹角。与一个人的遇见是那样出其不意。一九八二年的一天，我乘轮船从沈荡来海盐县文化馆，交一篇小说稿。上三楼一个办公室，那里有两位我熟悉的专管全县文艺创作的老师。这是一条充满憧憬的楼

道，向上的延伸不像现在有着严重的倾斜感。从楼道上面匆匆下来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，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擦肩而过。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，两人在走过后同时又转过头来，紧紧看对方一眼，那眼神仿佛都带着探询和想开口又不好意思似的。上楼进入那间创作办公室后，坚亮告诉我，我们刚才还在说起你，余华刚下去，你没碰见他吧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刚才在楼梯上各自的回眸，是心有灵犀吧？”

这是两个文学青年在狭窄楼道中最早的遇见。

没过多久，听说坚亮去了杭州，调到《江南》编辑部工作了。再后来，我偶然看到他在《西湖》杂志上的小说；再后来，又听说他调入《江南》杂志广告部工作了。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的厂部，他是来联系广告业务的。自此一别，再无相见。后来听说海盐的文友去杭州拜访过他。然而，当我突然听说他的离世，着实有些吃惊！他为何走得如此仓促？

想当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“文学爆炸”时期，要发表一篇作品非常之难。作为铅印本的《海盐文艺》，是海盐县唯一的文艺刊物，要登载一篇作品，也有着较高的质量要求。而坚亮为此奔波，不遗余力。《海盐文艺》最早有过一任编辑，坚亮是接那人的班，而后来调入海盐县文化馆的余华又接了费坚亮的班，成了《海盐文艺》的编辑。以前县里有什么文创活动是坚亮通知我，后来又由余华继续联系我。1982年秋季，县文化部门曾召开过一次文学创作会议，坚亮、余华等我们十几个人曾合影留念，这是我跟坚亮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总会在无意间想起同坐一艘轮船，在沈荡一座水边的小楼里与我坦诚交流文学的费坚亮，以及那本《海盐文艺》。而坚亮却默默离开了，他的离开与死亡无关，一些人还会想起他，因为他曾跟大家一起雕刻过“八十年代的文学梦”，所以他依然活着，在永远的青春年代里。

（作者系小说家）

两手护裆，千万不要头扎入水，因为水浅，底下都是滩涂石。

万一磕到头，奶奶一般用菜油按揉包块。

河水叫太阳暴晒了一整天，温温的。再去晚了，下水时就有些凉。若从岸边下河，如同拨开帘幕，一脚掀开，缓缓沉没下去。

小莹忽然说：“山上的豹子会不会窜出来？”

河岸一侧郁郁浓密。我们忽然怕了，着急地要她擦自己的嘴，这是古来的规矩，擦嘴，表明刚刚所说的是假话，是不作数的。小二对于擦嘴一事极为认真，他随身带有纸巾，自己说错了话，掏出纸巾擦一擦嘴。别人说错了话，他也要掏出纸巾，替别人擦一擦嘴。

小莹一个下午都在学游泳，可还是学不会。而后，便只是抓着岸边的两块滩涂石，让自己轻轻地随水流漂荡着。小莹眼睛闭着，小脚漂荡着。

就这样游泳，一时时间也忘了。不知是什么虫叫着，吱吱地回响，虫声如落。我们从树上摘来“冷饭煲”，泡在水里吃。

我的童年就是这样，往往很安静。忽然，下了一场雷阵雨。

我先是听见隆隆雷声在遥远的山边隐作，低低地翻滚着。我们不甘心地又嬉戏了一会儿。雨还是来了，我们虽在水中泡个透彻，却也怕淋湿。小二最先跑到岸上，收拾他的家伙什。他家境不太好，在

庙会上只买一些便宜、实用的家居用品，毛巾、牙刷，都是买给自己的。他父母不太管理他的生活。平日游泳，我们游累了，都坐在滩涂石上歇息。小二从来不上，因为滩涂石上有青苔，会脏了他的短裤。有一次，他在河边游泳时掉了八角钱，沿着河岸来来回回地搜寻，还去下游处摸了几回，没有找见，就哭丧了一个下午。我们那时嘲笑他的拮据，以为拮据就是小气，实则很不应该。他收拾完毕了，将东西攒在手臂上，匆匆跑回了家。一会儿，朝天椒也拖着水痕，面向老树拧着他的裤衩。小莹也预备在雷雨之前离开了。雨还没有下，甚至还有一点金光刺眼的余晖。我从水里钻出脑袋，大声问：我们游泳和下雨有什么关系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们既已湿透，在雨中游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的快乐，忽然叫一场意外的雷阵雨终止了。他们害怕衣帽被淋湿，所以要赶快回家，我不怕。他们声音如豆点小、远了，只留下我一人在原地伫立，看着他们淡长的影子在跑动。我一个人在长宁河的雨中再游几下，只有虫鸣作伴。坐在滩涂石上剥青苔。烟雾如蒸，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了，也急忙拎起衣服，跑了回去。我希望世间有不散的筵席，不长大，天天逛庙会和游泳该多好啊。那种快乐多么脆弱，忽然就叫一场雷雨给终止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精严寺的五台山

希望这篇文章能唤起我们对嘉兴精严寺五台山的历史记忆。

■王熙凯

我从杨颖立先生作品《沿着非溪到宋代——江南人文手记》中第一次了解到嘉兴也有五台山，本以为如书中所述，它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可顾伟建先生告诉我，五台山遗址为机关幼儿园的东北高坡。

机关幼儿园正门在道前街北支巷内，校园东北地势高，在五法路上看为土墩状。精严寺一度易名为天台讲寺，而第五台山于其中，似有深意，体现五台山与天台山的佛教文化交融。

五台山是人工山还是自然山？《至元嘉禾志》有“五台山”词条，其言曰：“昔居安禅师住北岳五台，亲运土石，卓庵居之，因名焉。”同时在“仙梵”有“宝安禅师”词条：“先住北岳，亲运土石于精严寺，立五台院。”（仅照此所言，可谓五台山是人工山。至于始建时间，另由该书“精严寺”词条称五台山历经“建炎兵火”推知五台山历史上可溯至南宋以前。

一般认为精严寺南至精严寺街，北至勤俭路，可五台山却在精严寺街以南，与《至元嘉禾志》谓五台山在“精严寺之西北”矛盾。而明万历《嘉兴府志》竟称“旧有五台山、五台院”，其潜台词是：明代已无五台山。一座土丘一般不可能因战火而毁，较可能的是五台山不再围于精严寺垣墙内，且逐渐湮没于市井；山更不会移动，位置上变化的只会是寺本身。由于精严寺位置一直在上文所谓片区中，故其位置变化只会是由其四至界缩展引起的几何中心位置变化。

精严寺的原型是东晋尚书徐熙宅，因宅中水井夜中放光而舍宅为“灵光寺”。虽然明万历《嘉兴府志》未明言并在宅内还是宅外，但是古代高官宅邸常相对独立于城中，并在宅内可能性更大，在坊市格局打破前尤为如此。而在《沿着非溪到宋代——江南人文手记》中，杨颖立先生称该并在“山门红垣东邻”，井的位置不变，却由院内变为院外，这可为南垣北移的证据。但这只能证明上世纪的精严寺和东晋徐宅相比南界上的变化，无法确定在五台山形成时（北宋或之前）精严寺的南界。但若五台山以南的弘文馆（宏文馆）和分府署所占地块曾属精严寺，那么《至元嘉禾志》对五台山地理位置的描述就合理了。

嘉靖《嘉兴府图记》载：“稍东北入灵光街，为按察分司并司府馆，为布政分

## 华姐

如今，我已离开那栋熟悉的办公楼，听不到“噔噔噔”声了，总盼着会有一次偶遇，我会笑着说：“华姐，好久不见。”

■孙崇斌

两年前，我换工作，与华相识。之后，走廊渐近的“噔噔噔”声在办公室门前戛然而止，门开了，新任务也就来了。

私下里，我称她“华总管”。处里所需物资，从编制计划到装运出港、员工出国回国琐事、组织团建活动，甚至饮用水订送，都有她的身影。

周五午后，“噔噔噔”止于门前，华递给我们办公室小徐一叠资料，道：“下周一、周二做这个，十一间办公室的电脑信息在这儿。核对实物，不一样的标注出来。这是双面打印，背面还有，可以节约几张纸。”小徐应了声，华便转身走了。

双面打印？家大业大，何至于此？我向小徐讨来看，果真，三张纸，正反打印。递还小徐时，华来了，怎就没有“噔噔噔”声？我见她双手插进宽大风衣的口袋，同向右摆，衣角呼地右去，又摆向左，衣角呼地左斜。人一探一探前行，笑着，笑得很甜。

“你们就不问问我这两天去哪儿吗？”华说。

“你要去哪里呀？”小徐道。

司，宋为监仓东厅，元为廉访分司。”（转引自宋元《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市的“坊”》）弘文馆在机关幼儿园内，光绪《嘉兴府志》“弘文馆”条谓其“相传为宋监仓”，始建于明崇祯年间。两则史料比对可知，今之道前街为上文所提灵光街，同时也传达出：道前街自宋始渐为部分政府机关驻地。不过这一时间指称是模糊的，若“建炎兵火”后方为监仓，此前该地块属精严寺仍有可能。1195年嘉兴由州升府，城市地位提高，政治职能扩大，一些机关外迁以纾解子城非核心功能，或使该区块产生官署。《至元嘉禾志》中谓精严寺到钱元璫时加立山门。山门的建筑体量往往不减普通殿宇，那么在原寺门外立山门势必向南征地。木纹观音殿的位置变化也值得注意，据《至元嘉禾志》，其在五台山西南，兵火后移于寺之东庑”。木纹观音殿被毁后不在原址而在原址东北方向重建，隐隐暗示精严寺此时南界的北移，故推测古代精严寺的最南界在道前街。

将考察南界推至道前街，笔者发现该地块整体地势较高，如嘉兴南路沿街台阶异常高，又如进入精严寺南界存在明显上坡，故暂将这一隆起片区泛称五台山。隆起面积如此之大，仅由人工似乎是不现实且没有意义的。精严寺先于五台山产生，而今天看来，五台山却覆盖了整个古精严寺范围。明伦堂嵌《保定重建精严寺丈尺碑记》称“秀邑学宫基地卑下”而“精严寺置于前，高出其上”，这一地势高差至今犹存。笔者将该片区与瓶山相联系，形成一个很大的连续性隆起片区，被勤俭路、禾兴南路、中山路、少年路四路合围。有趣的是，它也刚好为古之烈女河、县西河、张家弄河、学前河、局西河五河合围，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存在。这让笔者想起一个古老的地名：西娅里。它最早出自东晋干宝《搜神记》：“娅”有“大地边界”之意。西娅，可理解为一座山丘的西界。从于源《灯窗琐话》对出土“宋政和嘉泰砖”的位置描述可知，清时视在瓶山西界附近的东道弄（少年路南段）在西娅里之内；品味朱彝尊《鸳鸯湖棹歌》“西娅里接非溪流，一簇瓶山古木秋”的诗意，也可感受到这一点。瓶山被公认为是宋之人工山，理论上人工山应以平地为基，与平地形成明显边界。然而瓶山西侧汤家弄却有明显异常，其中段同中和街相比有两米左右高差。汤家弄以明代汤勤居此而名，历史较长，因于减小地面起伏才是发展现代交通时人工干预的一般规律，故基本排除这种异常为现代产生。那么瓶山应是以一个面积较之更大的土丘为基础继续垒成的。我相信东晋时该土丘和地面的高差更大，以之为坐标系，产生了“西娅里”一名。

“西娅里”提示我们子城北自古以来片状山丘的存在。伴随着嘉兴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公元231年前后所建的子城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，人口逐渐溢出并建设新家园，这为唐代扩建罗城奠定基础。这些山丘因城市建设而逐渐湮没，而在这个片区里却有两个小丘因人工垒覆而更加突出。这其中，瓶山已很知名，希望这篇文章能唤起我们对嘉兴精严寺五台山的历史记忆。

（作者系嘉兴一中2022届毕业生）

## 我们去游泳

我希望世间有不散的筵席，不长大，天天逛庙会和游泳该多好啊。

■陈锦丞

庙会散场后，我们去游泳。有时我们散得早，天色还明亮着，看见水浮泛绿色，阳光底下绸缎一样软。我们这些孩子，各人手上都攥着些什么玩意儿，找定河边的一棵枯树，安排小莹坐在滩涂石上，管着我们的衣服和刚从庙会买来的新鲜玩意儿。

河水是温驯的。我们选在一块水流平缓之处，它由几块巨大的滩涂石围着，没有什么波澜。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滩涂石，从高跃下。父亲曾经教我：跳水时，

## 可敬可爱的他们

他们年轻时为家庭和社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，现在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刻。

■柴伟梁

“他们”当然是指老年人群了。我接触老年人群较多，工作没几年，就从文博转岗从事史志工作，一做就是20年。史志办是个小单位，在职人员较少，但业务量却不少，要编纂党史、市志、年鉴和整理一些地方文史作品，因此常常需要聘用一些喜欢地方文史、有文字专长

的老同志来帮忙，分别从从事党史、志书、年鉴的编纂及地方文史收集整理，接触的其他单位史志编纂人员也大多是老年人群。

从事史志工作的以男性居多，他们大多是已经退休的人员，有退休工资，因此不为一点点薄酬，只是抱有对家乡的热爱，也喜欢史志工作才来的；他们很自觉，一大早就到单位看稿了，比在职人员到得都早；他们很认真，不用催促就会去档案馆查资料，和有关单位对接，仔细核实、修改补充、文字校正等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他们的身体并不十分健康了，但他们暗暗克服，不说自己的身体，总是戴着老花眼镜，认真改稿校稿。市志编纂也成为他们的“第二春”，如《海宁日报》原总编张景观、诗人褚汉江等人都是自退休就从事市志编纂，担任市志副总编十余年，勤勤恳恳，孜孜不倦，一直到市志出版才放心离开。他们是可敬的人。

我接触较多的另一个老年群体是大

极拳练习者。这些老人也大多是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群，以女性居多（可见女性更注重身体健康，更勤快）。这时候，他们相对有时间了，注重自己的身体锻炼了。我在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从事武术协会的管理和武术教学，因此和他们有较多的接触。他们基础差，但是很好学，我问那，总怕自己学不好。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在练习之余，会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，给我很多启迪。在学拳的时候，我是他们的老师；在平时的交谈中，他们是我的老师。

他们是可爱的人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起两个特殊的老人，那就是我的父母亲。他们在物质不太富裕的年代，含辛茹苦把我们三姐弟拉扯大。如今双老都已八十多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眼睛花了，身体一天天衰老，也让我们一天天心痛。

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老年人群会越来越多。他们年轻时为家庭和社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，现在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刻。如今各种养老服务、设施渐趋完善，给了老年人一个比较舒适、无忧的空间。但愿我的父母亲和其他众多老人一样，能多活几个春秋，一直活到我们老的时候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）